

保姆大人

须一瓜
著



须一瓜 著

保姆大人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保姆大人 / 须一瓜著. —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8.8

ISBN 978-7-5339-5294-5

I. ①保… II. ①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75059 号

保姆大人 BAOMU DAREN

须一瓜 著

-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责任编辑 | 瞿昌林 |
| 装帧设计 | MM 末末美书
QQ:3216619296 |
| 排版制作 | 苗向伟 |
| 责任印刷 | 朱毅平 |
| 出版发行 | 浙江文艺出版社 |
| 网 址 | www.zjwycbs.cn |
| 联系电话 | 0571-85152727 |
| 经 销 |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|
| 字 数 | 320 千字 |
| 印 张 | 13.25 |
| 版 次 |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339-5294-5 |
| 定 价 | 48.00 元 |
-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第一章

每到傍晚，茂华小区的休憩中心、儿童乐园和湖边，都会出现许多保姆。单独的、三三两两的，带小孩的、老乡聊天的、购物邂逅的、陪老人散步的。家政服务，成为许多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这个门内的保姆，家外的人，和东家的关系，永远微妙奇特。而不同的东家与不同的保姆相遇，交叉演绎着不同的家庭故事。

不过，不管双方磕碰出多少万紫千红，这万花筒的后面，最根本的原则，双方是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。换句话说，在彼此内心深处，都心知肚明保姆宝典的最高秘密。

茂华 C 区，蒲教授家客厅。外公在看报。一阵风过，吹卷着外公手上的报纸。在沙发上削水果的外婆，注意到少年朝雨从妈妈房间里出来，肚子像塞了东西，鬼鬼祟祟地进了保姆姐姐天晴的房间，随手把门带上了。外婆狐疑。

天晴的床上，摊的都是朝雨妈妈的衣物：灰色长裤、浅色墨镜、米色真丝衬衫、丝巾、牛皮小坤包。天晴把朝雨刚偷拿进来的黑色风衣穿上，摆了个模特造型给少年看。

朝雨：唔，好像还是不太像。

天晴又把头发盘起来，再摆一个造型。少年摇头：我妈很少盘头发。

天晴有点烦：菜场里，我看见很多妇女都这样！

我妈是访问学者！可不是菜场里的妇女。

天晴一把把头发揪下：叫别人去冒充好了！我一个破保姆，冒充什么出国访问学者？！

朝雨：哎呀！姐姐！你是最有气质的保姆啦！一千年才一出。要不你洗个头？洗个头，气质就出来了。噢，对了！这个。

朝雨摸出一瓶银粉色指甲油：这是我妈会见重要客人时用的。

天晴挥手，涂个屁呀！就这保姆手，再涂也装不成教授！

朝雨说，你不是都有戴手套吗？我看很好啦，姐姐的手很漂亮了！

天晴：拉倒拉倒！哪有保姆涂指甲的！

朝雨正色地一拍床铺：我提醒你，天晴同学！你绝对是一千年一出的保姆！你是马上就要拿到大学文凭的知识女性！天晴不不得得意但保持冷峻地看着他，少年口气忽然无比哀怨：姐呢，求你了！来吧，我帮你涂。

天晴还是不愿涂：天天在油盐酱醋洗洁精里泡，粗刺刺毛刺刺的指头，涂了就是教授的手？你的新老师难道是菜猪？

朝雨说，就是菜猪啊！要不我那点事，惊动家长干吗？

你真的就那点事？

哎呀，就只在“万人签名争当文明市民”的红布上，写了“不要浪费布”。就五个字。就那点事。

天晴说，这也不至于砍头，为什么你不叫真家长去？

嘻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老妈才去美国。老爸又最烦老师告状，搞不好扣我一个月零花钱。再说，那菜猪又怀疑我早恋——你别瞪眼睛，我绝对没有！

嘿嘿，我就知道案情没那么简单！

哼，我看得上的丫头，还没有出世呢！再说，我有苗头，瞒得

过姐姐你的火眼金睛吗？

天晴笑了。朝雨说，我就知道你是聪明人。再说，姐姐啊，上次你把我爸重要的论文删了，还不是我仗义顶罪？

天晴：我就知道你要连本带利一起收回！

唯一不在茂华小区的保姆是暖灶的妹妹，暖被。但是，这个小保姆和茂华小区的关系非同一般。可以说，没有暖被，茂华小区的保姆们，不可能一夜成名。

四年来，暖被都在小白象湾小区，照顾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单身母亲和一个四岁多的小男孩控控。

阳台的木条摇椅上，擦着三本厚厚的时装杂志。年轻貌美的单身妈妈，在和四岁的儿子控控抢电视看，两人厮打着、尖叫着。电话响了，正在擦拭桌子的保姆暖被接了，把电话拿给厮打中的女主人，说是林律师。

女主人猛推小男孩一把，拿过电话。小男孩立刻抢过遥控器转换频道。

林律师：刚接到内部消息，我们败诉了。

小旖霍地站起来：败诉？不可能！

林律师：是确实的，我也很难过。周二就要宣判了。

小旖声音陡然变大：你不是说很有希望？！

是啊，我现在也没有失去希望，律师说，我始终认为有胜诉把握。

小旖停了好一会儿，说，如果这样，我们就是得不到控控父亲的遗产了？

一审是的。但是我们可以上诉二审。你要有胜诉信心！

小旖说，要不要再交钱？

林律师：二审当然……

还要？——浑蛋！小旖爆发，我几乎花掉了全部积蓄！你当时不是说肯定可以赢吗？！你不是说，拿回一两百万是小菜一碟吗？！

主要是亲子鉴定做不了，林律师说，要不然非常简单，这法律关系很单纯的。真的，另外，一审法官对这个事实的法律理解和我们有所不同……

二审竟然还要我的钱哪！小旖怒骂，全是花言巧语、胡说八道！你简直是骗子！你让我倾家荡产了知道不知道！早这样我打什么官司？

冷小姐，你别冲动……

小旖摔了电话，走出客厅，一屁股重重坐在阳台摇椅上。保姆暖被轻轻过去，她说，官司……真的输了吗？

小旖黑着脸，不睬。

暖被：怎么会这样呢？成先生就是控控的父亲呀。我都证明了呀。虽然是偷偷来，有时一个月来一趟，可是经常一来好几天呀！每次一来就要吃鱼香茄子……

小旖：行了！！闭嘴！烦死我啦！

暖被感到难堪，她默然转身。小旖突然走进客厅，抄起遥控器就把电视关掉。正看得津津有味的控控一愣，旋即，他端着茶几上的冲锋水枪，对准电视机就横射。一下子，屋子里水花四起。暖被惊叫。小旖顺手抓起沙发上的橄榄形的小吸尘器，使劲砸向儿子。暖被身子挡了过去。吸尘器砸到她的颧骨。暖被顿时捂脸弯腰，痛得眼泪直冒。

控控掉转水枪，直射妈妈。小旖扭脸大叫，她向控控扑过去，忽然，一阵剧烈的腹痛，她蹲了下去。控控也蹲了过去：哈哈，你中弹啦！暖被过去把控控提开，想要扶起小旖。

小旖狠狠推开她：都给我滚！

怵怵发现了暖被脸部的肿包：姐姐！你的脸肿了个大青包！啊，妈妈！快看！姐姐成了魔鬼脸了！怵怵伸手要摸，暖被扭开脸。

茂华小区B区花圃。保姆暖灶和毛豆走在下午的阳光中。暖灶注重仪表，但从幼儿园一出来，毛豆把背的小书包、拿的水壶，还有替换衣服，全都塞到了暖灶身上，影响了她的轩昂器宇。一进B区，毛豆宣布：我今天不洗澡，以后我也不刷牙了。

暖灶说，那好，你的草莓澡巾我就当抹布；你的牙刷，我就拿来刷马桶！

小家伙尖叫的时候，暖灶口袋里电话响了。暖灶听出妹妹声音异样，嘘住毛豆，说，出了什么事？

暖被说，旖姐官司输了！大发脾气！打孩子，乱摔东西……

暖灶兴奋：输了？二百万的官司输了？那小二奶一分钱也讨不来了？

暖被说，我不知道。反正脾气更坏了，我都不想待了……

我早就叫你走！那个男人一被汽车撞死，我就叫你走！这种靠男人吃饭的女人，个个脾气坏得像条宠物狗，她以为全天下的人都会宠着她，只有你这个傻瓜忍得了她！——咦，她打你了是不是？你今天声音这么奇怪。

暖被说：也没有。她用吸尘器砸小孩，我挡了一下，碰到脸。

吸尘器砸小孩？真是疯啦！

她都是摸到什么砸什么，上次还用刀砍成先生呢。

暖灶说，难怪人家不敢给她名分，这不是找个杀人犯回家吗？我们炒了她！天晴上次说的那家教授，我等下就去联系！不干了！

姐……其实，我的脸现在也没那么痛了……

暖灶恼怒道：贱骨头！少啰唆了！我要找钥匙开门了，回头我

打给你!

门开了，里面富丽堂皇。暖灶立刻直奔厨房。这是惯例，毛豆回来要吃一些点心。暖灶一般是下午就做好，回来热一下，就可以给孩子吃。

毛豆开了电视，暖灶一手喂毛豆吃炖罐点心，一手拿茶几上的电话。她给天晴打电话。毛豆看动画片入神，嘴里含着东西不吞。

二

蒲家茶几上电话响了，外婆过去接。

外婆：喂，找天晴？你是哪位呀？老乡？找她什么事？

暖灶在电话里喊：急事！很急的事！

外婆不悦：什么事呢？我是这里的东家！

暖灶：噢，你好。我妹妹被打了。请她快接电话！

你妹妹？外婆还想问，被外公拉住。外公觉得外婆过分了，摇头让她去叫天晴。外婆只好放了电话。外婆蹑手蹑脚到天晴房间，侧耳听了听，里面没有声音，外婆突然推门，叫天晴接电话。

天晴和朝雨都跳起来。床上地上，像个化妆间，狼藉一片。

天晴正张着十指，在晾吹刚刚涂好的指甲。外婆狐疑。天晴赶紧出来。朝雨也把外婆哄拉出来。

天晴拿起电话。电话里，暖灶声音很大：暖被挨打啦！上周你说的那个吴教授家还要不要保姆了？我妹不想在小二奶家干了！

天晴：真被打了？那女的敢打人哪？！

暖灶：这种女人什么不敢？只有暖被那个贱骨头总是忍气吞声的。今天不是打得痛，肯定不会主动打我电话，说不想干了。我们

赶紧趁热打铁。你赶紧帮我联系吧！

天晴：暖被自己说的要走？以前你都动员不了。

暖灶：这次可不是我拖她走，是她自己受不了啦！再说，那小二奶官司也输了，坐吃山空还请什么保姆？我看她也请不起保姆啦！

天晴：你说她东家官司败诉了？是一审吧？

管它几审！反正我妹不想再伺候她啦。

天晴：那你等等，我去问问蒲老师。

暖灶说，好。她一手喂毛豆点心，一手拿电话。毛豆嘴巴鼓得像球，就是不吞，眼睛盯着电视看。暖灶用调羹磨她小嘴，示意她快吞。毛豆扭开脸，暖灶调羹又跟过来要塞。毛豆脖子一伸，呕的一声，全部吐了出来。暖灶急忙挂了电话，跳起来拿抹布。

暖灶：难怪没人爱喂你！喂鸡、喂狗、喂猪都比喂你强！

毛豆大怒：妈妈说，你要用自己的电话打电话！

暖灶：都是你磨蹭，我一下忘记了。磨蹭鬼！

毛豆：小气鬼！你是小气鬼！

蒲教授在大书桌前，书桌上书籍资料杂乱放着，电脑开着。天晴站在他旁边。

蒲教授打着手机：好，好的。让她明天就去。不谢不谢。

蒲教授放下电话，说，吴教授要你老乡明天去见个面。她一直没有看到满意的，每次找，都把保姆跟你比，那怎么找？我说你永远找不到。我们家也是和她有一段保姆缘，以后她一定不是保姆。

天晴嘿嘿笑，憋不住地得意：嘻，和暖被比，我是先进工作者，她就是天使哪！

蒲教授笑着。这个跟了他们家七八年的小保姆，一天天长大成熟。懂幽默会自嘲，成天生机勃勃的。

暖被是在厨房炸鸡翅时接到天晴电话的。她赶紧关了火。屋内，小旖躺在床上，怏怏一个人在看电视。暖被小声小气地接起来，一听明天就去见工，她吃惊地叫起来：哦，不行的……

天晴：怎么不行？人家是东家！他们说了算！再说见个面也不要太多时间。

暖被推辞：我的脸有点肿……

天晴：去当保姆，又不是选美。

暖被：不也是教授家庭吗？不行不行，太丑了……

怏怏溜到暖被身后，偷偷拿了个刚炸好的鸡翅，又溜出去看电视。

天晴：你挨打了是不是？

暖被：没有。不是打我。真的！是碰到我了。反正明天我肯定不行。我不去。我是随便跟暖灶叨了几句。

你神经啊！那我跟人家怎么说？！天晴有点急。

暖被：唉，真是……要不，后天中午吧？

你真是保姆大牌啊。东家还要听你的！——那我先去说一声吧！

朝雨从天晴房间出来，把她房间锁死了。外公叫住了他：鬼鬼祟祟的你忙什么啊？朝雨一笑，回了自己房间。外婆从洗手间出来，看天晴在厨房忙碌，就溜过去开天晴的房门，发现被锁死。外婆很不高兴。

天晴在淘米。

外婆走进来，看着天晴，天晴侧脸对她傻笑了一下。外婆说，我们来这里一周了，天晴啊，你的电话真是多啊。

天晴说，外婆，她们还不习惯我的新手机，我都把号码告诉她们了。慢慢就不会打家里电话了。不好意思哦。

嗨！你一个小保姆，你还买手机！多浪费啊。对了，我刚才找

报纸，你干吗把房间锁了？防我们啊？

天晴：没锁啊！可能不小心碰上了。我帮你去开。

外婆：不用不用，不过，一家人还是别锁门，大白天的……

天晴背着她，做了个厌恶的掀鼻孔鬼脸。

洗完碗后，暖灶在大擦油烟机，清理厨房。辛太太进来，满脸不高兴。

辛太太：跟你说阳台风大，风大！衣服要夹！好了，一条真丝内裤又飞走了。那是出口日本的柞麻丝制品！扣钱！你自己记一下，扣三十块！

哎呀，暖灶哭丧着脸，都是那个小二奶害的！她官司输了，成家一分钱也不给，她就打儿子、打我妹妹。我一听不是着急上火嘛，一急，就忘了夹夹子。自从辛大哥那条毛巾飞下去以后，你说要夹，我什么都夹得牢牢的，后来是不是一根线都没有吹走过？

辛太太完全被暖灶的话拐走，她十分好奇：你是说，那个小二奶官司输了？成家一分钱都不给？

暖灶：那还不是！小二奶拿出成董和她还有她儿子合影的照片，人家对方律师说，这样的照片多了，这不能证明成董就是孩子的父亲。除非亲子鉴定。可是，人都死了快一年了，怎么鉴定？那官司当然就输喽！

辛太太：不是都说那孩子是成家的吗？怎么官司还打不赢？

暖灶：呸，小二奶有什么本事，就是窝里横！外面是什么世界她都搞不清楚。成家那边肯定找了好律师，说不定法官也能买通了嘛。

辛太太：原来听你说，那小二奶好像是想去继承几百万遗产？

暖灶：是呀！那个死掉的男人家族是房地产大亨嘛。现在，一分钱没捞到！打官司还倒贴了十几万。哈哈，小二奶算是完了。已

经欠了我妹妹一个月工资！居然还敢打人！我今天让暖被走人！

辛太太诧异：真的连工资都发不出了？

暖灶：打官司打光了嘛。以后肯定是雇不起保姆了。没有工作，坐吃山空。上个月我妹妹就靠我资助啦。这个月你又要扣我三十块……

辛太太：好啦好啦，每次扣钱你就拐着弯哭穷鬼叫。奖励的时候屁都不放。打五折扣十五！再低就破坏规章制度了。

小旖臭着脸在看电视，她不断地换频道。怏怏睡了。暖被在熨烫小旖的裙子。她的半边脸还是青肿的，有点胀痛。

小旖：明天你给我把化验报告单拿回来。

暖被抬起头来，有点犹豫，但什么也没有说。

小旖扭头喊：喂！你听到没有？明天去帮我拿化验单！

暖被：怏怏总是黏着我，医院又挺脏的……

小旖：一拿就走，有什么脏的？

暖被：万一医生要问什么，我也不懂啊……

小旖：有什么好问的，就是月经不调！就是被成家那个女流氓气的！查来查去，医院还不是想骗黑心钱！你以为我真有病啊！但是，既然花了几百块，我自然要把单子拿回来。不用跟他们多啰唆，你给我拿了单子就走！

暖被没有吭气。

小白象湾的东家是个坏脾气的女人。这么多年来，保姆暖被看惯了她的暴烈，但和小区其他保姆的东家对比，她也感到了这个年轻东家从不斤斤计较的随意和宽松。可能是淡漠，可能是信任，也可能是一向无所谓，反正，在这个家里，无论是日常经济开支，还是小孩大人的照顾方法，基本都是小保姆自主安排。

所以，小保姆暖被感受的自在，也不是一般保姆能领会到的。

三

丁医生站在取单处的电脑旁，跟一个年老的护士说着什么。暖被带着怏怏，一头汗水地过来，要求领单。打单的小姐看着单子，说，冷小什么？奇吗？暖被没有注意。打单小姐把单子拍到窗台上：喂，冷什么呀？！

丁医生拿起单子：旖旎的旖。丁医生帮她敲击键盘。冷小旖的报告单出来了。丁医生顺手接过，看了，他仔细看着，走出来找暖被。

丁医生：这是你的谁？

暖被指着怏怏：他妈妈。我是她家阿姨。

丁医生：明天叫她丈夫一起陪着来找我。

暖被：她只有一个人。她也不喜欢来医院的。

丁医生有点不耐烦：她必须立刻来！暖被迟疑地接过单子看，她看不明白。

丁医生说，怀疑是子宫内膜癌，我们要病人配合确诊！

暖被害怕得发呆。有人大叫丁医生，丁医生应声大步而去。怏怏看着丁医生，感觉白大褂衣袂飘飘的，很神气，学走了几步。暖被如梦初醒，赶紧去追小孩。六神无主地从医院出来，暖被决定打天晴的电话，但是，天晴的电话很奇怪地一直被掐掉。暖被边走边打。

暖灶蹲在地上擦地板。辛太太在吃瓜子。暖灶口袋里电话响了。暖灶掏出电话：什么？癌？不会吧，那小二奶没这么倒霉吧，刚输了官司……

暖灶拿眼睛看辛太太，一手指着自已电话，表示内容惊爆。

辛太太已经被电话的内容所吸引，赶紧把电视声音关小了，凑过来听。

暖被：那个医生的脸很严肃，看来情况真的不好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

暖灶：什么怎么办，正好去吴教授家呀！这是老天让你走！

暖被：现在走，她和孩子怎么办……

暖灶：你是她妈，还是她爸？别脑子进水！这样下去，谁开你工资啊？！赶紧！明天去见工！暖被把电话挂了。暖灶气得瞪眼看辛太太。

辛太太急切地问：到底怎么回事了？！

暖灶：癌！子宫癌！完啦！小二奶算是彻底完蛋了！她绝对请不起保姆啦！算是家破人亡啦！

辛太太：她才多大啊？

暖灶：二十四五吧。嘿，我看那个狐狸脸，就知道她不是什么好命的人！

辛太太：那你训你妹干什么？

暖灶：不是让她辞工嘛。这个白痴现在反而不想走啦！

一袭黑色风衣、戴着浅棕色墨镜的天晴，风度翩翩地坐在杨睿老师的办公桌边。朝雨的新班主任杨睿老师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他对天晴一口一个您。天晴不摘墨镜，故作老成。她包里的电话不停在响，她不断地把它摁掉。

杨睿老师：早就听说朝雨同学父母都是教授，没想到这么年轻啊！

天晴干咳了两声：哪里哪里。表面风光内心沧桑啊。

您在教育心理方面的文章，我在网上拜读过。非常有见地啊！

天晴：呵呵。谢谢。

杨睿老师：带头破坏签名布这事，如果被区文明办知道，我们学校的文明单位就难保了。他还认识不到这个问题，拒不写检讨。几个同案同学也起哄不写，还要给报社投稿。校领导非常生气。

天晴：放心，回去我们一定会教育孩子，我会让他懂得珍惜集体荣誉。不过，恕我直言，我个人也觉得形式主义搞过了头不好。

天晴包里的手机又响了。还是暖被的。她赶紧把它摁掉。

说实在的，杨睿老师说，我也心疼那些布。但我们不能跟学生这么说。对吧？

天晴的电话又响了。天晴把它按掉，对老师说不好意思。

杨睿非常感动：哪里哪里，您日理万机还这么配合学校，我们真是很……

两人相谈甚欢。年轻的杨睿老师，在办公室长廊上，目送天晴翩然穿过学校的红色塑胶跑道，感慨地摇头：太年轻了。

而一跳上校门口的公交车的天晴，立刻就回拨暖被的电话。

暖被声音大，而且语无伦次：我快到家了！旖姐得绝症了！明天要去医院，马上要手术。我还不知道怎么和她说，怎么办啊？！昨天官司又输了，她大发脾气，今天这……

别颠三倒四的，谁癌症？小二奶吗？

暖被大声说，是呀！

天哪！天晴也傻眼了：吴教授那边见工，可是你自己约的时间啊！

暖被急叫：那至少要等确诊后吧。哎，我进小区了。先跟那家人说我不去了，回头我打你电话！

天晴还没收起电话，暖灶的电话就进来了，声音震耳朵。

喂喂！干吗死不接电话！小二奶恐怕活不长啦！我妹妹也没什么奔头了，幸好我们先联系了吴教授。还有，修小灯马上要到了，我们一起去茂华门口接她吧。不准备一下，怕她对付不了那个恶名在外的谭家。这么多大事，偏死不接电话，你今天搞什么鬼名堂！急死人！

我在忙大事！天晴说，你接小灯吧。我不能去。家里来的两个老家伙很厉害，像便衣警察。我现在还没到家呢，已经迟了。转告小灯，那家人凶悍，不行别勉强，马上到年底，到处都是求找保姆的东家。现在是卖方市场。

四

一个丰满玲珑的年轻乡下姑娘，双肩滑稽地背着一个本该手提的长款旅行包，从小马路对面过来。等候在茂华小区大门口的暖灶，一眼认出了修小灯，猛烈地跳脚招手。小灯笑嘻嘻地飞奔过来，差点和一辆的士撞上。的士司机伸头大骂。小灯笑嘻嘻地跟司机飞媚眼。

小灯兴致勃勃地站在暖灶面前，歪着脑袋得意地等她评审。暖灶一抬手就把她鲜红的嘴唇给擦了。小灯吃惊地捂嘴巴。暖灶一指她留着长指甲的手：咬掉！立刻，马上！

小灯不解。

暖灶：臭美什么？你是来做保姆的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头发赶紧扎起来，不要披肩发。口红彻底擦干净。你有毛病啊，这个样子人家还以为你来相亲呢！

小灯：不是你叫我打扮干净整齐吗！

暖灶：你以为干净就是骚包啊！告诉你，天下所有的东家，最